

## 宋太祖“诚信”公关

964年,宋太祖赵匡胤平定了南唐,本打算一鼓作气攻下吴越。谁知吴越国王钱俶亲自拜见赵匡胤,并献上了吴越国的地图,以示臣服之意。

赵匡胤见钱俶来访非常高兴,便留他在汴梁游玩谈心,而钱俶却在暗地里贿赂大宋的重臣,希望能为他说话保住吴越国,深受皇帝倚重的宰相赵普更是他的重点公关对象。对此赵匡胤心知肚明,也不理会。

一天,钱俶送了十个大坛子到赵普的府上,说是吴越国产的海鲜,赵普全部收下。来人走后,赵普想打开坛子看看,没想到皇帝赵匡胤突然驾临。赵普连忙说这是钱俶送给他的品尝的海鲜,既然是海鲜,赵匡胤当然要品尝。

于是赵普揭开了一个坛盖,原来是一坛黄澄澄的金子,其他坛子里也全是金子。赵普脑子都吓木了,赵匡胤却笑着说:“好东西啊,可惜钱俶送错人了,他以为国家大事是你说了算

呢,早知道送给我多好啊。既然送你了,那你就别客气了。”并反复叮嘱赵普不要想太多。

吴越国王钱俶在汴梁待了几个月也没有什么结果,于是请求赵匡胤放他回去。大臣们纷纷上表要求杀了钱俶或把他扣住,太祖的弟弟赵匡义最为坚持,说钱俶有“满堂花醉三千客,一剑霜寒四十州”的大志,放之无异于放虎归山。赵匡胤却说:“我们攻灭南唐,横扫岭南,当然也能够打败吴越。但钱俶是个懂得审时度势的人,我要用诚心来感化他,这样就不必动刀动枪了。吴越国虽小,但民风剽悍,惹急了他们反而会增加我们一统天下的阻力,那就得不偿失了。”

最后,赵匡胤亲自送钱俶到城外,并在临行前送给他一件神秘礼物。

快到吴越国界的时候,钱俶打开了箱子,却发现满满一箱子大臣们要求扣住或杀了他的奏章。钱俶看后又

是后怕又是感激,半年后他再次来到汴梁,献上了吴越全国的军事图,举国投降。赵匡胤未用一兵一卒,就将吴越并入了大宋版图。

说到权谋,很多人心里就会浮现出“奸诈”、“狡猾”、“厚黑”、“骗死人”、“不赔命”这样一些词语。其实,这都是概念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误解。事实上,权谋的本意是“权衡”、“谋划”,当然需要耍一些手段,用一些技巧,但并不一定就是负面的,而最好的权谋手段一定不是负面的。封建帝王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要权谋手段是再自然不过的了,而“诚信”正是最佳的权谋手段。

赵匡胤以一箱子奏折使钱俶感激而降,化解了两国的干戈,也得到了大宋和吴越人民的拥戴。钱俶为人贤能,在吴越的威望很高,如果他要与赵匡胤拼死一战,即便不敌也会狠狠地咬大宋一口。赵匡胤的以诚待人,不是漫无目的地滥施人情,而是在看清对手,把握时势之后的审慎举动。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谋略,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,“诚信”是最好的权谋手段。

摘自《百家讲坛》

几的火车票,从火车站接您到园子的车线,加在一起可是不少。您二位今天是……”

马三立打断了他的话:“不对呀,您当时到天津卫约我们,不是说好了,茶社管我们来回的火车票。”

“管事的”脸上笑没退:“没错儿,当时就是这么定的,茶社是‘管’您二位来回的火车票,可得听明白了,茶社是‘管’买,这买票的钱嘛,还得您二位自己掏腰包儿。”

马三立听了就是一愣:“啊。”“管事的”说:“人嘛,就得讲个信用,当时是怎么定的,就怎么执行。您二位说,是吧。”

得,一个“管”字竟让“老江湖”马三立无言答对了。他很是气愤,也只能把气憋在心里。马上离开不行!一是没有回天津卫的路费,还落了个“该人家钱不还”的坏名声;二是,这可是在“满洲国”呀,自己一个说相声的艺人,又怎么能斗得过这帮流氓呀!无可奈何,也只能接着干,又干了近三个月,“欠”的戏钱是还清,也有了回天津卫的路费,于是就取道营口,坐上了返回天津的火车。

摘自《天津日报》

## 相声大师马三立受辱

1937年发生了“七七事变”,天津的市面很萧条,相声艺人们的生意自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,于是就纷纷改辙。可巧奉天的“翔云阁”茶社到天津约请相声艺人,马三立想不如去奉天挣点钱,就是挣不到也没关系,反正对方负责来回的路费。他妻子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他,家里一共也只有八元钱,他要把钱都带走,家里怎么办。于是,只带了两元钱和妻子给他烙的四个杂和面的饼子,还有茶社留下的火车票,坐上了开往奉天的火车。

到了奉天,茶社来车接他,把他和他的搭档歌星安顿在了一家小旅馆里。他琢磨:行,茶社真有诚信,说话算话。当晚,他们就演出了,一是因为早些年一些艺人来过这里,如先是使口技后又说相声的“人人乐”范长利(穷不怕少文的徒弟)及兄弟朱凤山、马良臣,还有张寿臣、冯振声、胡兰亭(朱少文的孙子,幼年时过继给其舅父,改为

胡姓,是郭瑞林的徒弟)等,可以说是播下了相声的种子,观众爱听相声;二是这对搭档“使活”真好,沾“包袱儿”就响,火了。自从这一晚开始,“翔云阁”座无虚席,每天都是客满。几天后茶社的老板和“票头”(就是“管事的”,代替老板管理茶社的人)还到后台来看过他们,除了说他们的玩意儿好,观众爱看,茶社的生意真不错,还说就在那里多干些日子,一定会大红大紫。说一千道一万,就是不提“杆头子”(即钱)的事。他就琢磨:不对呀,这老板怎么不提钱呢?不是当初说好了三七劈账……别再出什么幺蛾子。

转过天来,马三立见到了“管事的”,就有了一番对话。马三立客客气气:“哦,您看咱也该结一回账了吧”“管事的”推了一脸的笑:“啊是呀,您二位现在还欠点钱……”马三立是一头的雾水,问:“您说我们欠钱”“管事的”依然笑眯眯的说:“可不是嘛,您琢磨呀,从天津卫到这

道静脉里月光的流动。

盛夏之夜,只要太阳一落山,山里的暑气就消退,辽阔水面上和茂密山林里送来的一阵阵阴凉,有时能逼得人

们添衣加袜,甚至要把毯子裹在身上取暖。童年里的北斗星就在這時候出现,妈妈或奶奶讲述的牛郎织女星也在这个时候出现,银河系星繁如云星密如雾,无限深广的宇宙和无穷天体的奥秘哗啦啦垮塌下来,把我黑咕隆咚地一口完全吞下。我是躺在一个凉台上吗?我已经身在何处?也许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太空人在失重地翻腾和漂浮?也许我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婴儿在荒漠里孤单地迷路?也许我是站在永恒之界和绝对之境的人口,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和盘问……这是一个必须绝对诚实全盘招供的时刻。

我突然明白了,所谓城市,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,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。

摘自《经典美文》

他们重视功名,但更重视人格;人世之心不死,道德之树常青。唐代文人的腰杆同笔杆一样,铁硬。因而,唐诗就显得洒脱,富有个性;而唐代的诗人们漂泊南北,沦落天涯,受够了颠沛流离之苦。

别,是经常的;聚,是短暂的。可唐人的感情从没被滚滚红尘所消磨。相反,由于长期漂泊在外,他们更需要友情慰藉,于是,他们更看重友情。倾盖如故,一见倾心,彼此不因身份、地位与见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,不因生死而隔离。李白杜甫京华一见,从此至死不忘。元稹在谪所听说白居易贬贬后,重病之中昼夜惊起,绕室彷徨,如同身受。而白居易到了晚年,一读到元稹的遗诗犹涕下沾巾,不能自己。

唐人,真是太多情了。在南来北往的路上,送人的,折柳赠惜;离去的,按枝挥别。“春风知别苦,不遣柳条青”。然而,柳条一年一青,岁月却慢慢老去,唐人衣袂飘飘,迈着潇洒的步子,一步步走入历史的深处,成为一处可望而不可即的风景。隔着岁月,仿佛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长河,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,让我们无论如何也渡不过去,无法进入那种境界。

这,大概就是现代人的悲哀了。

摘自《读者》

## 慧眼识英才

左宗棠父亲早逝,家境贫寒,祖上留下几十亩薄田,他与哥哥商议,全都留给了寡嫂,自己孑然一身,到私塾、学院讲学糊口。后来中了举人,他依然只是个穷苦的教书先生。但有不少人慧眼识英才,认为左宗棠绝非池中物,这些人识人辨人眼光绝对独具一格,令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

第一个是左宗棠的岳母王太太夫人。王太太夫家姓周,是书香门第,虽说丈夫周衡已去世,但家境殷实富裕,经济条件比左宗棠强上许多。女儿芳名诒嫔,字筠心,与左宗棠同年生。周诒嫔不仅好诗文,而且性情贤淑。以周家的条件,找个比左宗棠门第条件更好的女婿绝对不难。但自从见到左宗棠后,王太太夫人便喜欢上这个小伙子,认为他才气过人,必有前途,主动将左宗棠招为上门女婿。

第二个是陶澍。陶澍与左宗棠同乡。两人结识时,左宗棠不过一介布衣,陶澍则已是高官,但他对左宗棠非常赏识。1838年,左宗棠第三次赴京会试,结果又没考中进士。南归途中,他绕道南京谒见

陶澍。陶澍没在意左宗棠落第,反而真诚相待,还提出将他唯一的儿子(时仅五岁)陶枕,与左宗棠五岁的长女孝瑜订婚。这提议连左宗棠都极度吃惊。要知道,陶澍当时60岁,已是两江总督,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,左宗棠不过是一个27岁的穷举人。左宗棠以避“攀高门”之嫌婉言拒绝。陶澍一听,爽朗地笑道:“左君不必介意,以君之才,将来名位一定高于吾人之上。”并坚持要结为亲家。左宗棠当时没有同意。陶澍去世后,遗命儿子与左宗棠女儿结亲,左宗棠那时才允许。陶澍怎么就能看出左宗棠将来必有大成就,甚至赌上儿子的婚姻和前途呢?

第三个是林则徐。1850年,林则徐已名满天下,回乡休整经过长沙,当地官员纷纷请见。林则徐嫌人太多,一律挡驾,说:“吾独见左宗棠!”其实,之前林则徐也只是听胡林翼等人谈起过左宗棠。两人见面,林则徐“诧为绝世奇才”。为了怕人打搅,林则徐专门命人将船开到僻静处,两人谈了一夜,包括新疆问题。林则徐走时,将自己在新疆

## 闯王巧设测字摊

明朝末年,闯王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,大明江山岌岌可危,崇祯皇帝惶惶不可终日。

有一天,崇祯脱下龙袍,带着一个太监走出皇宫,到街上去散心。走了一段路,见有一个测字摊前一幅白布招展,上写:“鬼谷为师,管格为友。”崇祯知道,这鬼谷和管格都是古代著名的神算,而他平日最喜欢招些江湖术士进宫相面、卜卦,今日见了这号称以神算为友的测字先生,又想测测大明的前途如何。那测字先生见他们上前,忙笑问他们预测什么事。

“我家主人欲测国家事,”太监说,“就测那‘管格为友’的‘友’字。”

测字先生想了一会儿,皱眉道:“若要测国事,恐怕不大妙啊,你看这‘友’字这一撇,遮去上部,则成‘反’字,倘照字形去解释,恐怕是‘反’要出头。”

太监见崇祯脸色骤变,忙改口:“不是这个‘友’字,是有无的‘有’字。”

测字先生摇摇头,说:“若是这个‘有’字,则更为不妙啦。你看这个‘有’字上部是‘大’字缺一捺,下部是‘明’字少半边,分明是说:大明江山,已去一半。”

崇祯倒抽一口冷气,忙提笔写了一个“酉”字,说:“不是朋友的‘友’和有无的‘有’,是申酉戌亥的‘酉’字。”

## 美文闲读

### 熬至滴水成珠

池莉

有一种春,是无法守候的。这就是人生的春。人生的春往往与年龄没有关系,却只是一种苏醒。这样的苏醒,如偏僻乡村篱笆上的野玫瑰,花朵开得烂漫,意象上却单单只有光明,简单,敦厚与宁静。

不要以为意象上的光明,简单,敦厚与宁静容易得到。更不要以为有了偏僻乡村,目的就八九不离十了。不是的。这种意象不是浅显的看图说话。能够形成这种意象的,要木篱笆,要野玫瑰,要好阳光,要一道碎石小路,从篱笆下面蜿蜒伸出,远远地,远远地深入到起伏的山坡,要山坡上有茂密的针叶林,要林子里淡淡地散发着松香。

说的是人呢,说的是人生的春呢,因此这样的比喻也就是说:人生的春,天衣无缝,浑然大气,是先天的天地精华与后天的着意磨砺融会贯通了。

用一种更加日常的话来说,人生的春便是一种懂事。有一句成语,叫做“少不更事”,可见懂事需要经历,经历需要时间,用漫长的时间去经历,这就是熬了。这个“熬”的意思相当于中草药制作汤药的那个“熬”:煎熬。于是,可以说,意象是煎熬出来的,苏醒是煎熬出来的,人生的春是煎熬出来的。

闲暇时翻书,觉得中国字最能通神,也最具有滋味。而单单一个字,就能把人生的五滋六味全部糅合交融在一起,最后达到无上美善之境界的,就是一个“淡”字。这个字,看上去清淡,却淡得有神,有味,有境界;一个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字,却足以体现古老中国人的智慧、人生的态度与生命哲学。

单单是水,到不了淡的境界;单单是火,也同样到不了淡的境界。当只有“一半是火焰,一半是海水”,才真正能抵达淡的境界!水一样深沉博大包容一切,火一般激荡热烈狂乱不羁;当所有的缠绵悱恻,所有的爱恨情仇,所有的激情交融、交锋、挣扎以及生生死死、死死生生之后,水止了,火熄了,一切才最终“淡”了下去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亦无风雨亦无晴。这是淡的境界。

的。玄妙的是,需要多少的煎熬呢?又需要多久的煎熬呢?所谓的漫长,那应该是多长呢?法海和尚,老得白胡子一大把,也还是无法彻底圆通,喜欢纠缠白娘子和许仙的家庭婚姻之事。六祖慧能,3岁丧父,自小卖柴养母,连文盲都不认识,偶然得闻佛语,心即开悟,于刹那间便明心见性,立刻出家,然后修成正果。像我这样,写作半辈子,也算受了不短的煎熬,且不说自己的写作,单说艺术鉴赏方面,在十余年前,我就觉得自己也算是知春了。

不少著名作家的作品,看上去或巍峨,或工整,或灵动,或俊秀,诠释一个什么道理,都披挂在作品的形式上,十分易于让评论家一眼就看出好了。这些艺术家和评论家都在玩可爱,装董稚气,于大庭广众之下,一个人假装很复杂地把玩具藏起来,而另一个人假装很深刻地找到了它。这种把戏非常容易迷惑具有发言能力,并且乐于表现发言能力的泛知识阶层,大家一热闹一追捧,一伙子人都可以轻而易举获得名利。于此,我会马上露出不屑甚至公开厌恶。

我要求文如其人,要求格物致知,要求道德文章真而不伪,要求艺术家首先具备天赐的直接感受人类情感的强大能力,又在后天能够使用这种能力遨游历史现实与人类心灵,然后剥茧抽丝,去繁就简,将他获得的核心理念完全融化在作品的血肉之中。也就是十余年前,我的态度是坚决的激烈的,我会忍不住要与人争论,乃至一言不合便会拂袖而去。我坚信自己看得懂作品也看得出人品。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。

### 淡

罗艺

与淡字有关的词有淡然、淡定、淡泊,都是美的。就连淡薄、淡漠,也有一种美的风神。还有清淡,也都是极为美妙的。而淡字,也是一副良药,对于这个世上过于执著与痴迷的人,一帖下去,必然身心舒泰,能安于世。

很喜欢这样一句话:“心素如简,人淡如菊。”而在这婆娑、繁华的人世间,真能够拿得起,放得下,甘于平静和淡泊的,其实并不多见。但也有例外。《红楼梦》里,薛宝钗以诗抒怀,道是“淡极始知花更艳”——纵然她被推许为花魁,也仿

积攒的所有资料都留给了左宗棠。左宗棠当时37岁,半辈子已经过去,还是个一事无成的教书匠。林则徐怎么就认为左宗棠会有成就,甚至可能在新疆方面有所建树,将来“西定新疆”,舍左君莫属呢?

直到左宗棠40岁那年,太平天国军队进攻湖南,他才入湖南巡抚张亮基、骆秉章幕,帮助参谋军政事情。骆秉章经过一段时间考察,认为左宗棠处理事情比自己还强,索性让这个幕僚全权处理大事,所以有人说,骆伯玉的功劳,其实是左宗棠的功劳。

但左宗棠毕竟只是幕僚身份,处理事情难免得罪人,有人便奏明清帝,要斩左宗棠。许多朋友都为左宗棠说情,大臣潘祖荫甚至上书清帝,说出了一句传颂一时的话:“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,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。”对一个幕僚如此评价,可谓前无古人了。

左宗棠也确实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,他与曾国藩等一起,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,和李鸿章一起剿灭了捻军,接着,他进军陕西、甘肃,用五年时间,平定回民起义,打通了河西走廊,后来,他指挥大军入新疆,打败阿古柏,收复了已经脱离中国160年之久的新疆,收回国土160万平方公里!

摘自《启迪》

测字先生叹口气说:“此字大恶,在下不便多言。”

崇祯催促道:“测字之人,只求实言,先生不必隐讳。”

测字先生神秘地说:“此话说与客官,切莫外传,看来大明江山,危在旦夕,万岁爷这位至尊已无所救也。你看这‘酉’字,乃居‘尊’字之中,上无头,下缺足,据字形而解,分明暗示,至尊者——大明皇帝将无头无足矣。”

崇祯一听,魂飞魄散,他恐怕李闯王杀进京城后真的会将他身首异处,使他无头无足,第二天就在煤山上吊而死。

原来,测字先生是李闯王派进城的一位谋士。兵书上说:“攻心为上,攻城为下。”谋士设下测字摊,专门在城中散布涣散军心的言论。

测字先生利用文字三吓皇帝,不愧是随机应变的聪明人。

摘自《法制博览》

### 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## 月亮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

韩少功

城里人能够看到什么月亮?即使偶尔看到远远天空上一丸灰白,但暗淡于无数路灯之中,磨损于各种噪音之中,稍纵即逝在丛林般的水泥高楼之间,不过像死鱼眼睛一只,丢弃在五光十色的垃圾里。

由此可知,城里人不得不使用公历,即记录太阳之历;乡下人不得不使用阴历,即记录月亮之历。哪怕是最新潮的农村青年,骑上了摩托用上了手机,脱口而出还是冬月初一腊月初一之类的计吋之法,同他们抓泥捧土的父辈差不多。原因不在于别的什么——他们即使全部生活都现代化了,只要他们还身在农村,月光就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禾苗上飘摇的月光,溪流上跳动的月光,树林剪影里随着你前行而同步轻移的月光,还有月光牵动着的虫鸣和蛙

鸣,无时不在他们心头烙下时间感觉。

相比之下,城里人是没有月光的人,因此几乎没有真正的夜晚,已经把夜晚做成了黑暗的白天,只有无眠白天与有眠白天的交替,工作白天和睡觉白天的交替。我就是在一个三十多年的漫长白天之后来到了一个真正的夜晚,看月亮从树阴里筛下的满地光斑,明灭闪烁,聚散相续;听月光在树林里叮叮当地飘落,在草坡上和湖面上哗啦啦地拥挤。我熬过了漫长而严重的缺月症,因此把家里的凉台设计得特别大,像一只巨大的托盘,把一片片月光贪婪地收揽和积蓄,然后供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扑打着蒲扇,躺在竹床上随着光浪浮游。就像我有一本书记说过的,我伸出双手,看见每一

## 大唐柳色

余昆斌

渭城在那儿?唐代的柳色是否还那么清新?

每次送别时,总想陪伴着友人走进客舍,像唐代诗人那样叫上一壶酒,点上几碟菜,在四围绿色中间“一杯一杯复一杯,二人对酌山花开”;可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,总也无法如愿以偿,同唐人相比,我们总是少了一份豁达,一份恬淡,一份缠绵。

唐人的神韵,唐人的风范,犹如他们所歌颂的柳色一样,永远那么潇洒,那么多情,那么多情,也永远在唐诗里“依旧烟笼十里堤”,让我们这些后来人向往,又让我们无法企及。

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
今夜,月色宜人,独坐在客舍里,看黄昏的月光给窗户镶上一道金边,一直伸向山的那一边去了。我的思绪又一次踏着遍地月光,沿着《渭城曲》所铺设的意境,走上了去阳关的古道。

去阳关的道路上,多了驼铃狼

烟,多了孤独寂寞与苍凉。然而,这一切都挡不住唐人嘈嘈的马蹄。不就是沙漠吗?他们就是为了沙漠而来,为了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雄浑而来;为了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奇美而来;为了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的自信而来。

于是,唐诗中出现了离别,出现了折柳。客舍对饮,灞桥折柳,这种习俗不知是否起于唐代,然而却被唐人挥洒得淋漓尽致致情意万千。当他们拉着夜渡绳,立在斜阳下的驿道边,折柳相送依依惜别时,风吹动着他们青色的长衫,飘飘欲飞。

唐代国势强盛,读书士子人人衣袂而起,走出书斋,离家别子,仗剑远游,去河朔,去塞上,去长安,以求博取功名利禄,人世之心极重。可一旦他们发现追求必须的人格付出为筹码时,他们却惶惑了,他们沉默了,他们爆发了,最终选择义无反顾地高唱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,长揖而去,拂袖归山;然后再去寻找新的起点。

摘自《文苑》